

友情持续25年,林峯吴卓羲携手出歌《友情未完》——

未来30年,我们还是好兄弟

本报专访

“我们谁都替代不了谁”

林峯和吴卓羲的友情源自20余年前的通电话。当时林峯是艺人训练班的学生,吴卓羲则刚从舞蹈员训练班转去做艺人。有一天晚上,吴卓羲突然收到林峯的电话,邀请他出来见面吃饭。“其实我挺惊讶的。刚认识林峯的时候觉得他很沉默,总是默默坐在训练班的一角,连同班同学都很少讲话。这么一个慢热的人,却主动打电话给吴卓羲这个陌生人,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答应了他的邀请。就这样慢慢熟悉了起来。”回想起熟悉起来的契机,吴卓羲归因到“缘分”二字。

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,TVB五小生风头正旺。比起对手,他们更像是共同进退的战友。吴卓羲回忆:“那时候在TVB,我们经常一人‘承包’一个录影厂:一个厂拍林峯,一个厂拍黄宗

泽,另一个拍马国明,还有一个拍我。而且当时我们忙到几乎没有时间接其他工作,所以不需要竞争。”林峯补充:“如果Ron接到什么新的角色或工作,我都会替他开心。我们谁都替代不了谁。”

就像去年的《披荆斩棘》,在吴卓羲还没确定要不要上节目时,林峯就一直鼓励他参加:“其实之前很少观众能看到吴卓羲如此活泼的一面,但这才是真实的他。”吴卓羲上完《披荆斩棘》后收获“搞笑男”称号,林峯非常满意:“他就是一个很幽默、很懂活跃气氛的人啊!”以往在TVB拍戏经常要通宵,吴卓羲就是剧组中负责把大家逗笑,让大家醒醒神的那一个。吴卓羲笑言:“在《披荆斩棘》里,我活泼到连自己都害怕(笑)。没想到拍到了那么多我自言自语的镜头,节目组很懂得怎么剪辑。我觉得也挺好,让大家看到了我真实的一面。”

下一个目标:一起拍戏和去旅行

林峯和吴卓羲识于微时,两人一起打拼,一起成长,为这段友情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如今两人早已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,但一旦碰面,仍然如同两个小男孩一样打闹,说说笑笑,连聊天的话题都是25年如一日。林峯坦言两人聚在一起聊得最多的就是生活琐事,“其实我们不太会聊女生,比较多谈生活中的搞笑事。”吴卓羲说:“如果需要做一些重要的决定,我们也会很少事先商量,经常是我自己想好了,再问问他意见;甚至是做完了才问他‘你觉得怎么样’。在这方面,男生和女生的确不太一样。”

当了25年朋友,林峯与吴

卓羲互相欣赏,吴卓羲大赞林峯:“林峯在演戏上很专注,只要一开机,他就马上能投入。在我眼中,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之一。”采访中,林峯分享了一个小故事:“有一年吴卓羲生日,那年他还没开始买玩具,我送了一个玩具给他。结果过了几年,他整个房子都摆满了玩具。我偷偷想,这应该跟我没关系吧……”吴卓羲大笑:“跟你没关系,放心!”

一起拍过综艺,出过戏,林峯和吴卓羲的下一个目标是在戏剧上再次合作:“我们正在聊,主要看对方的时间。”他们还表示希望能一起放假去旅行,“上一次一起旅行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”。



林峯(右)和吴卓羲



林峯



吴卓羲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图/受访者提供

去年,《披荆斩棘》促成了林峯和吴卓羲这对好兄弟时隔多年后的再次合作。自此之后,两人多有互动,最近更推出首支合唱歌曲《友情未完》,唱出相识25年的心声。以这首歌为契机,林峯和吴卓羲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电话采访。尽管隔着电话线,也能感受到两人迥然不同却互补的性格:吴卓羲活泼多话,总能炒热气氛;林峯沉稳斯文,负责输出“干货”。采访中,两人畅谈这首歌的制作趣事和持续25年的兄弟情。他们说:“25年不算长,我们未来30年还会是好兄弟!”

为兄弟首录普通话歌曲

《友情未完》请来火星电台跨刀制作,歌曲以轻快惬意的R&B曲风营造重回年少青春时光的感觉;林峯和吴卓羲两人的声音都颇有少年感,更能演绎歌曲中友情的轻松和纯粹。林峯非常喜欢这首歌:“我跟Ron(吴卓羲)一起听了很多demo,最终选定这一首。歌曲在轻快的同时又有一点男人独白的感觉,歌词更是为了我们两人量身定做。”

《友情未完》是林峯和吴卓羲的第一首合唱歌曲。这首歌

之所以会诞生,《披荆斩棘》算是催化剂。林峯说:“我们去年在《披荆斩棘》上一起唱歌,才意识到当了20多年兄弟,也没有一首属于我们自己的歌。所以就向他发出了合唱的邀请。”

让吴卓羲最惊讶的并不是跟林峯一起做歌,而是做一首普通话歌曲。他坦言是个挑战:“我收到邀请后愣住了,本来以为是粤语歌,没想到是普通话。我的第一首原创普通话歌曲就这样献给了峯哥。”他很感谢林峯的帮助:“阿峯先录了一

版给我听,增强了我的信心。因为我没做过普通话歌曲,他比我有经验。这一次幸好有阿峯在旁。”

普通话不是吴卓羲的强项,被问及有没有请教林峯如何唱好普通话歌曲,吴卓羲又皮了:“没有啊,他从头到尾都在笑我的普通话。”林峯连忙解释:“你进步神速,很厉害的!你在综艺节目里多能说话。”他坦言吴卓羲的表现给他带来惊喜:“合唱歌曲讲求两人的声音要搭调,我发现我们一起唱还是不错的。”

E-mail:hdzp@ycwb.com

既有压死骆驼的举轻若重,又有救命稻草的举重若轻

稻草的精神

□陈启银

稻草,是在它完成使命后的名称。幼年叫秧苗,青少年移栽后叫禾苗,中年抽穗扬花后叫稻秆,把稻谷供养成熟以后,就到了该收割的晚年。将稻谷与稻秆分离开来,才成了稻草。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长江中游的稻谷与稻秆的分离是从打谷开始的,不像南方直接在田里脱粒,而是将连着的稻秆收割后,捆好挑回铺在稻场上,由人赶着牛拉的石碾,在上面一遍遍密匝匝地碾压。碾架与石碾摩擦发出的吱吱声,像稻谷分离稻秆时的挽歌。吱吱的牛铃声小心翼翼地哩上一把,好像知道人要惩罚性地抽打,便讨好似的加快行走步伐。淘气的孩子们不知天高地厚,跟在石碾后面与赶牛打谷的人嬉闹,直到谷芒刺透薄衣,痒痒得实在受不了才回屋。这时,稻秆被压扁,压软,还留有草的清香。

待确认稻谷与稻秆完全分离,大人们拿着扫叉上场,排成一列,一

行行地把稻草挑起来抖一抖,让稻谷往下落,稻草覆盖在上面,再用事先准备好的要子将稻草捆成捆挪开搬走。稻谷与稻草便进入了两个世界:每个翻晒稻草的稻场都是事先平整好的,在它的周边,几乎都有众星捧月般、不择地形一层层围绕着翻晒的稻草,草地、田埂和什么也做不了的空地、荆棘丛,到处都是。稻草从不与稻谷争宠,却始终与之相伴。待稻谷全部入仓,稻草也彻底晒干,正好集中起来,在稻场一角或离牛屋较远的地方,堆成一两个屋形的大草堆。

过去农家的日子里不能没有稻草。烧火做饭,稻草是最佳的引火柴。先把稻草点燃,再去架劈柴,吹柴来烧,整个灶膛里的火才会快速旺旺起来。床上全是先垫干稻草,再放棉胎,最上面才是床单。换上刚晒过的稻草,太阳香味会透过棉胎往上窜,睡觉时仿佛躺在大自然里。做竹靶子、扫帚等农具,其中一

道工序是先把半成品的竹片和叉道子用稻草烧的火燎一燎,将其弯成理想的弧度和形状,用绳索固定和定型,再继续加工;草灰也不会浪费,可以作为钾肥撒在田里和菜地里。如果拖拉机、偶尔一见的汽车陷入沟里、稻田里,只需拉几捆稻草丢下去,塞在车轮前,几脚油门就能冲上来。

下雨天,父亲会搬一张小凳子,坐在那儿搓绳子、打要子、编草鞋。撮绳子是比较精细的活儿,得选取一些稍长的几根草并在一起,用两个手掌合力撮,为了保持绳子粗细相当,表面平滑,经常要选用一根或两根地往下接续,这样的草绳拉犁耕地、推磨拖车都不差。还有一种相对粗犷的搓法就是打要子,直接在一堆稻草里拉出一把,拧成刀把粗细的雏形,再在手上不断地边挽边转动,形成四五圈的宝塔状,最后留一个环,方便串起来集中存放,平时捆柴,来年第一批捆麦秆和稻子

等,都得用它。

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,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:一个劳动小组的男女老幼,会把晚上集中打要子作为一种轻活来做,边打要子边开玩笑,张家长李家短,打趣逗乐,你来我往,还演绎出许多爱情故事,促成过不少姻缘。

冬天,稻草是牛的唯一食物。小孩放假有一项重要家务:每天牵牛喝水,拉稻草喂牛。草很干,捆和堆的时候还用力压过,牛通常会一咬一摆头,慢慢用力咀嚼。开春以后,为了让它们下田干活有力气,会在稻草上洒些盐水,加点泡发的黄豆,给牛催催膘,让它们快快长。牛吃不完的稻草会用身子去睡,反复用脚踏踩,与粪便混合,经一两个月沤发酵,就变成了绿色无污染的农家肥。稻草堆没堆好也没关系,绝对不会浪费。只要能保证牛在冬天有草吃就行。

现在种田实现了机械化,梯田都

能用旋耕机、插秧机、收割机作业。烧火做饭用了液化气或沼气。一切与稻草相关的农具都再难见到。难道稻草就消失了吗?还在种田的表弟告诉我,消失了;用旋耕机一翻耕,将稻秆埋在田里一沤,直接成了绿色肥料,那不是消失是什么?

是的,经过一番风吹雨淋、水泡冰冻和雪盖之后,新一年的育苗工作及该开始了。稻草哪怕变成稻草只有一瞬间,它也要以农家肥的形态融入泥土,回到田地里,进到新一轮的循环中。

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进城的农民工,流水线上的工人,职场上忙碌奔波的白领……有人常说,我是草根。草根怎么了!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草根也是有精神的。

稻草就是最典型的草根,既有压死骆驼的举轻若重,又有救命稻草的举重若轻。我赞美稻草的这种草根精神!

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,但在她眼里依然是个孩子

只有她关心你累不累

□朱东锷

老人怕摔,千真万确。两个月前的那天早晨,母亲像往日一样去到县府广场上打太极拳,练八段锦。晨练结束,母亲图便捷,跟着年轻人走广场边上的草坡,草坡顶连着道路,草坡不到3米高,也不算陡,但青草上露水湿润,她脚下打滑,一屁股跌坐在草坡上,扭伤了腿,万幸没有伤及筋骨!母亲怕我们担心牵挂,怕我们埋怨责怪,没有告诉我们。

数日后,与母亲视频聊天,发现母亲行走时动作踉跄,问原因,母亲说:“腿脚无力。”追问下,母亲才说出摔倒的事来。母亲紧紧说着:“不用担心,每天晚上用热水泡脚,用活络油擦,自己按摩按摩,没什么大碍了。”

母亲的腿伤一天天好转,但前两天,在冲凉房,母亲弯腰捡东西时,伤患处又闪了一下。母亲已经86岁了。

周末,我和弟弟两家人相约回去看望母亲。

这两年,每次回去看望母亲,总觉得她好像又矮了一点。岁月的痕迹在母亲身上越来越明显了,但我没想到变化竟那么大。午饭前,母亲推开弟弟的房门,正在做功课的侄女站了起来,高出了母亲一头,母亲仰脸对侄女说:“站立时不要驼着背,你还在长个子,还会长高,麻麻就往下缩了,我原来身高159厘米,上个月体检时只有152厘米,缩了7厘米。”

穿堂而过的风扬起了母亲灰白的头发,母亲的头发没有全白,白发间杂着灰发。呼呼的风声母亲听得到吗?母亲有点耳背了,平常视频通话,问张三,母亲回答的却是李四,母亲其实没有听懂清楚话,只根据听到的只言片语应答,有时一句话要重复两遍。

母亲的记忆力也差了,她忘了。母亲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用针线缝补着纽扣,这情景让我想起那首熟悉的诗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

母亲复姓欧阳,是从化区江浦镇凤院村的第一个大学生。母亲1960年9月入读广州中医药大学,六年后,为了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,

母亲来到了现在这个山城——我的故乡。在公社卫生院,母亲刻苦钻研医术,常常夜里下乡出诊,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仍刻着母亲雨夜背着药箱出诊的画面。十多年后,母亲调回县中医院,在治病救人的同时,她潜心钻研,总结临床经验,几年间,成为县里第一个主任医师,第一个教授!

三十年前,母亲办理了退休手续,随即又被医院返聘回专家门诊,望闻问切,解除病人疾苦。二十年前的那个雨天,父亲走了,我和弟弟一再劝说母亲到广州与我们一起生活,母亲始终坚持一个人生活,坚持回医院给病人看病。直至前年夏天,母亲在84岁时才彻底脱下了白大褂,但不时地仍有患者找上门。是不是松弛下来,用脑少了,记忆力衰退了?幸亏只是有点记忆障碍,没有患上阿尔茨海默病。

母亲仍然是那样勤俭,我们提出请个保姆或钟点工来做饭、搞卫生,母亲坚决反对。母亲问:“你怎么瘦了这么多?脸都尖了,是不是工作很辛苦?”又说:“你的腰疼有时间要去看看,看你走路腰一定有问题,要注意,不然以后很麻烦。”随即,母亲给我示范颈部、腰部锻炼方法。确实,半个月前,我的腰扭伤了。每次电话问候或回家看望,母亲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健康,身体的一些变化总是瞒不过母亲,总是被母亲放大,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,但在她眼里依然是个孩子!

最近几次回去,母亲不再像以前一样捉上事前准备好的“走地鸡”,而是到菜市场上请人宰杀,在菜市里挑选新鲜水嫩的苦麦菜、蕹菜、芦笋、鲫鱼、山坑螺等,回家后又把鲫鱼煎得金黄喷香,用保鲜袋装好,连同一袋袋的家乡菜给我们带回广州。但每次给母亲的钱,母亲仍像以往一样总变着法子给我们,而且总要加上她的积蓄多给我们。要走了,母亲追上前来给每人一个利市封,说:“小心开车,一路平安!”

倒车镜里母亲的身影愈来愈模糊,想起一句话:“当别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,只有她关心你飞得累不累的。”

母亲啊,母亲!

“欺骗”一词本身隐藏着铁一般的事实:恶自身如失去伪装必寸步难行

卢梭的反思

□刘荒田(美国)

卢梭在他著名的《忏悔录》中,回忆了小时候在雕刻匠家当学徒的经历。他学艺的同时学会了偷窃。先是听从一个叫韦拉的伙计花言巧语,代韦拉去偷韦拉妈妈家的芦笋,拿到集市去卖。顾客知道是偷来的,狠狠砍价,他也答应了。所得的钱给了韦拉,韦拉和另一伙计去餐馆花掉,留给卢梭一点残羹。从这件事,他明白了偷窃并没有想象的可怕,更加大胆,凡是想要的东西,只要够得手就去偷了。有一天,趁家没人就去偷苹果,苹果放在食品储藏室顶层,隔着一扇高高的百叶窗。他先用铁杆戳苹果,试了好几次才戳中,把苹果拖到百叶窗旁边,伸手去拿。苹果太大,无法穿过百叶窗,找来铁杆和板条把苹果固定,用一把长刀把苹果切开。刚刚切好,两片苹果却从缝隙掉下去了。不但偷不到,还留下罪证。第二天,他故伎重施,拿起铁杆,对准苹果准备戳。储藏室的门开了,师傅从里面出来,抱着双臂,看着他,说:“好大的胆子!”结果是可以预料的——一顿胖揍。

这一类小孩子淘气的情节司空见惯,卢梭对它的反思却发人深省。接下来一段是这样:

由于挨打,我很快便不以为然而了;最后,我觉得挨打是偷窃的一种补偿,让我有权继续偷。我非但没有把眼睛往后看,想想受惩罚的情形,反而往前看,想着如何报复。我认为,拿我当小偷处置,就是允许我当小偷。我觉得偷窃与挨打是相辅相成的,从而可以说是构成一种交易。我在完成这种交易中我的那一份,就让我师傅去干他的那一份。这么一想,我去偷时就好比以前要心安理得了。

从童年的卢梭可见人类的一个共性——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根据,尤其是与公序良俗相悖的行为,如偷窃。他把“偷窃”及“挨打”的因果关系转为“买卖”,小偷以挨打赔偿失主的损失,银货两讫,于是乎天下太平。我有理由揣测,如果他有一次得手而没被抓个正着,岂不会窃窃喜,反而因欠账而失眠,次日天一亮就去找师傅坦白,主动要求吃一顿“板子面”。

这一类貌似荒诞的自我解脱,

全部通过语言来实现。思维赖语言而成形,进而组合为自治的逻辑链。就此,语言本身天生的属性——向善倾斜必然呈现。不要说少不更事的小卢梭,江洋大盗杀人越货,血债累累,也从来不肯给罪恶以正面的肯定,而以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掩盖血迹,以“劫富济贫”蛊惑人心。退一步,也要将暴行美化为“万不得已”。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,靠的是两句口号: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和“今亡亦死,举大计亦死;等死,死国可乎?”舍却这些富于煽动力的语言,泥腿子只能嗷嗷叫,充其量来句“他妈的”。

想起弗罗斯特《语言》一诗:我们该有着崇高的/标准,但我们/也不能要求太多。/即使我们在做爱时不会/吟咏着伟大诗人的篇章;即使我们没有了任何的/文化,//到那时,我们仍然要/说点什么;//我们仍然会有表达的欲望;//哪怕我们说的只是一些/废话,下流的话。//我们可以没有绘画、音乐、书籍、车辆和房屋,//但我们离不开我们的语言。//我们不能像马匹那样在沉默中喘息着去生活去爱。



菜根风味(国画)

□杨善深

天下滔滔,善和恶无时不在较量,人既从来不曾消减犯罪的激情,也从难以从无偿开放的语言库里找到为恶张目、宣扬恶的伟大和不可征服的句词和推理方式。强盗一旦用谎言自我辩护,就不自觉地站在善的一边,否则,心理难

以平衡,恶人做不下去。“欺骗”一词本身隐藏着铁一般的事实:恶自身如失去伪装必寸步难行。

语言的天然善性来自何处?《圣经》告诫世人:“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,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”这种监督从语言起步。